

## 又是一年稻黄时 ——磐安厉尚明的种粮故事

深秋的和溪田野，沉甸甸的稻穗笑弯了腰。金黄的稻谷被微风一吹，卷起一波波气势磅礴的稻浪。一辆绿皮观光小火车缓缓地行驶在希望的田野上，远远地传来爽朗欢快的笑声。这流金溢彩的稻田风光，就是一幅最美的中国画。



厉尚明站在田间小道上，不时捧起黄灿灿的稻穗，那谷粒丰盈饱满，也引来了叽叽喳喳的麻雀、斑鸠，享受丰收的大餐。一见面，他蛮有把握地对我说：“今年亩产一定超去年，高产示范一等奖拿定了。”去年他以亩产1586斤的好收成，在磐安县种粮大赛中夺冠，着实让他兴奋了好一阵子。从2010年开始承租方前镇和溪村农田，厉尚明年年奔走在阡陌之间，心中始终有个坚定的信念：种好粮，多产粮，多向市场提供优质粮。

“今年旱情严重，你还能实现高产增收，靠啥？”我心中带着疑问。“靠的是地利，我这300多亩稻田，紧邻始丰溪，干旱时节，五台抽水机日夜不停，将河水抽进稻田，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光。”始丰溪是方前镇的母亲河，从和溪村穿村而过，汨汨流淌的河水滋养着两岸沃野，鱼跃粮丰，瓜果绵绵，“鱼米之乡”因此得名。

从耕田、育秧、插秧、施肥、植保、灌溉到收割，操心多少道工序，熬过多少个日夜，才能换来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。今年59岁的厉尚明从小跟随父亲下田，在刀耕火耨、科技缺乏的年代里，无论怎么起早摸黑、出力流汗，也难以实现“谷满仓，饭饱餐”的理想生活。那一家老小八个人食不果腹、惊惶失措的神情，深深刻印在厉尚明脑海里，每每想起，都让他涌起阵阵酸楚，双眼噙满泪水。

为了生计，厉尚明曾跟随乡人外出做古建，后来又是一家木制工艺品企业当业务主管，收入不菲，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。每当稻黄时节，他总会腾出时间回家，帮助兄弟邻居抢收稻谷，锋利的镰刀“唰唰唰”把成片的稻秆放倒，待割到一定数量，便捧起一扎稻秆，大步流星走向稻桶，高高举起，重重落下，轻轻抖动，再扬起，落下……如此循环往复，桶内的谷粒越堆越高，擦一擦额上汗水，咬两口带来的干粮，心里充

满着虔诚与感恩。只有在割稻的时候，才会真正感觉土地与人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关系，才会懂得一个叫袁隆平的人为什么如此受人尊崇。

直到有一年，回村的厉尚明发现，家门口的农田出现了荒芜，一了解，那些长期在外打工经商的村民，拗不过种田的繁琐和季节的漫长，对承包的土地无心无力打理，曾经稻香飘荡的田野变得杂草丛生，荒草凄凄。田园荒芜吾不归，长此以往，饭碗里的粮到哪里去装。“我要回家种田。”厉尚明的主意并未得到家人认可，土里刨食的庄稼人都知道，种田不仅是个苦差使，而且丰歉无常、风险很大，碰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，不要说赚钱，连田租也付不起。“外出村民逐年增多，农田抛荒现象不能让它蔓延。天大地大，吃饭

的事最大，手中有粮，心里不慌。我要把村里抛荒的田都承包下来。”家里人见他心意已决，便不再阻拦，“高级打工仔”返村做了“种田佬”，有些人碰到就揶揄他：“尚明，你家里上辈子田还种不够啊。”尚明听着，只是笑笑。

一亩田，农户自己种，种子、药肥、人工一合计，毛收入千把元；现在交给他种，啥也甭管，每年收入不减。消息一传开，村里像炸开了锅，起初是百来亩，后来是几百亩，慢慢地不要说村里，连周边吞口、前王、民范等村的农田也流转给厉尚明的穗丰粮食专业合作社，十多年下来，厉尚明已是全县响当当的种粮大户和乡村振兴带头人。自己不用种，每年有粮吃，这样“双赢”的好事，村民也求之不得——从此就不必牵挂抛荒的事，可以安安心心在外创业了。



耕牛、犁耙、镰刀、稻桶、风车，这些种田的老把式，随着机械化、智能化、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，渐渐退出现代农业舞台，偶尔会在村里的某个角落出现。在厉尚明组建的合作社里，我看到了排兵列阵般的现代农业机械，耕田机、流水线播种机、插秧机、植保无人机、联合收割机、秸秆粉碎机、粮食烘干机……从翻耕、育秧、管护到收割、存储、加工，全流程采用现代科技和机械化规模作业。习惯握锄柄、拿镰刀的手要去驾驭“铁牛”与无人机，种田还是种田，却完全是两码事，种田的新把式还得从头学起。

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厉尚明，在当地农机专家的指点下，来到金华九峰职业学校，重新

回炉当学生。一边啃书本，一边摸机械，别人放假回家了，他还留在学校摆弄一个一个零件，拆了装，装了拆，把各种农机的

“肌体”和原理弄得一清二楚。凭着以前开过手扶拖拉机的老经验，厉尚明很快掌握和学会了多种农机的驾驶和使用技术。学成归来，旋即投资80多万元配足装备，不要说村民，连省市县的农业专家看到这阵势也频频竖起大拇指——在他们眼里，这才是现代化种粮应有的模样。

“自己有装备，随时派用场。手中有技术，想用更方便。”正说完，他爬上收割机，发动马达，隆隆地往稻田开去。“再过两天，就要大规模开机收割了，今天先去试试机。”厉尚明熟练地操作着机器，黝黑的脸上挂满笑容。

割稻的场景，很快吸引了游客。黄澄澄的稻谷在收割机的一“吞”一“吐”中哗哗流出，没几分钟，一大片稻谷便收割完毕。当年农人弯腰割稻、“砰砰砰”使劲挥扬打稻的画面，已被现代机械所替代。游客们举着手机，喜拍沃野秋收图。泥土和稻谷散发出熟稔的气息，唤起记忆深处的无限温暖。“村径绕山松叶暗，野门临水稻花香。”“百里西风禾黍香，鸣泉落窠谷登场。”对耕地、对稻米，每个人心中都有着跨越时空的朴素而深厚的感情。

在场的磐安县农技站周站长迫不及待地捧起一把稻谷，看着一粒粒金黄饱满的稻粒，现场当起讲解员：“这里的杂交稻基地是省农科院的挂钩联系点，品种优，含镉量高，用的是生物性诱剂、物

理静电和荧光灯诱杀灭虫，是真正的有机大米。”人群里有人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“我是学植保的，这畝田从秧苗下田到稻子收割，灌溉、施肥、杀虫全过程我都参与，你们看，这里还有田间档案。”周站长扬了扬手里的公文夹，回应道。

这时，站在一旁的一位中年妇女接过嘴：“我家五亩多农田流转给尚明，除了田租以外，在外工作的子女每年向他预订500多公斤大米，尚明种的稻米，吃得心安。今天割下的稻谷，我儿子早预订了。”

记得刚分田到户那几年，庄户人家从初春忙到深秋，水稻的产量仍然不高，是农技推广员将杂交水稻引进乡村，不仅每亩节约稻种10余公斤，还兼具抗倒伏、抗病害、产量高、米质优等传统稻种无可比拟的优势。粮要种好，先要把种育好。今年，厉尚明试种了“浙两优272”“浙优18”“嘉丰优2号”等十多个稻种，这些品种经过中试甄别后，再进行大规模推广。

九月中旬的一天，我曾寻访过厉尚明，和溪村就在田野中间，他家的楼房刚落成不久，可他一年四季除了夜里回家睡觉，整天泡在农田里。那段时间，正值虫害高发，他四点半就起床，提着灯到田里观察，从杀虫灯捕杀的病虫来分析虫害的防治措施，褐飞虱、斜纹夜蛾……对付这些害虫，他有的是办法。

“铛——铛——铛——”田园小火车进站了，我拉着同伴，上车体验一回。深秋的太阳依然火辣，一股清香在周边弥漫，这种久违而又熟悉的稻香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，深入灵魂，勾起回忆，让我对耕耘在这片土地上的农人怀有永恒的敬意。

田野辽阔，稻穗低垂，秋果满架，始丰溪两岸的村庄散发着淳朴而富足的气息，用彩色稻种种出的“共建共富”四个大字在秋光明媚的田野中格外显眼。我的思绪随着车窗外的风景纷飞，那金色田野铺陈的是一幅美丽乡村的经典画卷，在这里，看到了乡下人、城里人对田园、对稻米热情的回归，以及最初的美好。

“想不到，开割第一天，新米就预订了7000多公斤，光横店一个企业老板就下单5000公斤。”沿着宽阔的田野一圈逛回来，再次与厉尚明相遇，他掩饰不住喜悦，对我说，“党和政府扶农惠农政策这么好，种田一定会种出新景象。”我想，这不仅是厉尚明一个人的自信，也是所有种粮人的底气。

陈新森

